

# 【小說】倒流河 三之一

有一條倒流河，河北是兩個鎮，河南是三個鎮。河北、河南的要往來了，沒有橋，只有老笨的一條船，那就得去搭船，搭吧。於是，來人在渡口喊：船過來啣——老笨。

老笨就放下水煙鍋，使勁地搖櫓，力氣已經不夠了。但河面上空橫拉著一道鐵絲，船繩套在上邊，船不至於被水刮走。

搭船的人往船上來，老笨認得鄰村的順順，順順頭上新別了一個髮卡，綠瑩瑩的像落上去的蜻蜓。

大家開始取笑老笨的牙，門牙沒了，嘴角兩邊的牙便顯得特別長，那是要長出象牙嗎？又戲謔說：人清閒了坐在炕桌前才吸水煙鍋的，你拿到船上用，是長年在水上的緣故呢，還是笨到勢，要顯擺？老笨啞啞地笑，卻說：你們在河南好好地兩條腿走路，咋就去河北臥下四條腿？老笨還會挖苦人，大家撲過去扯他的嘴，船就晃蕩不已，在河面上打旋兒。

天上滿是些疙瘩子雲，船到了對岸，老笨又吸起水煙鍋了，一邊輕吹細燃，聽煙鍋子裡的咕嚕聲音，一邊望著下了船的人爬到了？畔。？畔上一簇一簇的白花。其實那不是花，是乾枯了一冬的野棉蒿裂出的絨絮。河南的櫻桃已經開了，而河北，絨絮還在風裡扯著。

河北那是產煤的地方，到處都是些小煤窯。夜裡如果有了流星，朝著流星墜落的方向去尋隕石，那？呀屎呀下面會發現一個洞，洞斜著就鑽進去了。這些洞差不多靠近某一個村莊，三裡路或者五裡路，路都是黑的。長長的白天裡，驢無聲地馱著煤筐走，偶爾開過的卡車和拖拉機留下了車轍，很深又很硬，驢在轍裡拐了蹄，便被趕驢人日娘搗老子地罵。

罵聲讓石？梁上的人聽到了，那也是個趕驢的，不免相互喊話，話卻在半空裡就亂了，嗡嗡一團，只好你招招手，我也招招手。

溝岔底的那個洞，和別的洞不一樣，洞旁邊搭了個棚，還種了一窩南瓜。因為有了一場好雨水，藤蔓葉大如頭，竟爬上了棚頂。下麵坐著一夥媳婦，她們是來送飯的，等候得久了，就數起黃燦燦的南瓜花，說哪朵是實花，花下已經有了小瓜胚子，而哪朵沒結瓜，是朵謊花。順順當下就不數了，坐在一邊去，把包著飯罐的帕帕解開了，又包上，再要解開時結緊得怎麼也解不開，臉色難看。別的人趕緊使眼色，不說謊花了，說罐子，說：咋還不出來，罐子都涼了。

罐子都是一樣，罐子裡的飯卻不同。有的是紅豆米飯，炒了土豆絲或燉了蘿蔔；有的是油潑的撈面；有的是四個紅頭饅，全掰開了，夾了辣子醬豆和蔥，還有一疙瘩蒜，說：我那人飯量大。立本年前就書上了胃疼，順順給他攤了煎餅，為了軟和，煎時在麵糊裡多加了西葫蘆絲，餅子都煎得不圓圖，她羞於給別人看，把罐子抱在懷裡了，暖著熱氣。

一陣響動，洞口裡就扔出了個安全帽來，接著爬出來一個人，再接再著五個個都爬出來了。這些男人各自看著自己的媳婦便笑，但媳婦們看著他們都是一樣黑衣服黑臉，一時倒認不清。順順是第一個抱著飯罐跑過來，立本的眼白多，現在更白了，比別的人都白。立本伸手就抓煎餅，煎餅上留下黑指印，順順說：急死你！扯了片南瓜葉子讓先擦手。

吃過了飯，媳婦們就走了，男人橫七豎八地躺下曬太陽，吸紙煙，開始說自己媳婦。一個說：我呀，晚上回去，她就把手撈到碗裡了。一個說：我回去先上炕，她再忙，擦擦手也就來了。立本說哼，哼了幾下，心裡想：那算個屁！我一進門，順順一手端了飯，一手提褲子，問先吃呀還是……他就閉上眼，眯瞪了。旁邊人說：你哼啥哩？立本，立本！立本已經睡著了。怎麼叫立本都不醒，掏出一枚硬幣輕輕放到他手裡，手卻立即攥緊了，氣得大家都笑，罵：瞧這貨，這貨！

但洞口經常也有哭聲。不定在什麼時候，洞裡爬出的人雙肩上套了繩索，人爬出來了，再把繩索往拉出，就拉出個鐵皮斗子，斗子裡不是煤塊，是另一個血肉模糊的人。洞口就呼天搶地，一片哭聲。

棚邊的南瓜藤蔓乾枯後，露出一堆一堆紙錢灰，有的紙錢沒燒盡，風吹著總往人身上沾。沾在立本的褲腿上了，立本就要呸口唾沫，說：我和你没吵過架，也沒欠錢，別尋我！

四裡外的村口一直有家小賣鋪，挖煤的常在那裡買酒喝。村裡人把挖煤的叫煤黑子，煤黑子買了酒多半要先賒帳，店掌櫃就在牆上寫了人名和錢數。有些賬還在，人卻在事故中沒了，權當給燒了紙吧，牆上就在那個人名上畫個叉。不久，都在傳說：一個月黑風高的夜裡，有三個人敲小賣鋪的門，要買煙酒和速食麵。掌櫃見是煤黑子，說：不賒帳嗎？三人說：給現吧！天明後掌櫃點錢，發現都是些陰票子。

從此，煤黑子的媳婦們都在租住的村屋裡貼菩薩像，天天給菩薩上香。順順在立本上窯上時，往懷裡放一個桃木節，或者一個小紙包，包著朱砂。立本愛顯擺，有一回在洞裡掏出紙包給別人看，裡邊卻不是朱砂了，是一張棉布片，上面有血。大家當然知道那是什麼血，取笑了一番。立本回來給順順發脾氣，順順才說是村裡來了個陰陽師，告訴她經血最能辟邪，立本火降下來了，但碗已經拿起來要摔了，就揀了個破碗摔碎。

這個窯的煤黑子有縣東的人也有縣西的人，而大多是河南、河北的。河南來的八個人，不到六年，死了五個，一個斷腿，還有一個躺在炕上能出氣，叫不應，活成了植物。而立本活著，立本給人誇自己的那個地方長著一顆痣的，旁人說：還不是順順給你的平安！立本也覺得順順好，回來把順順抱在懷裡親，還親了她的肚子。

順順明白立本的意思，夜裡老實得像個貓兒，任著折騰。事畢了，她要給立本去倒溫水洗，立本說：不敢讓流了！給了個枕頭墊在屁股下，順順就把頭吊在炕沿下。

順順已經給將來的孩子起了個名字叫安然。但又過了一年，順順還是沒懷上。？咯

那時候，煤的市場不景氣，小煤窯的煤裡矸石又多，更是賣著難賺。礦主就鼓勵人去推銷，推銷出一噸可以提百分之五的成。順順給立本說：你的胃病好多了，我給咱跑生意去，兩個人賺著總比一個人賺著多，攢夠蓋新房的錢，明年就該回去了。立本說：那我咋吃飯呀？順順說：搭老魏的夥。老魏的媳婦也是送飯的，順順出一份錢，老魏同意，老魏的媳婦也同意。

順順先回到河南。別人的稻子都揚花了，她家的稻田遭了蟲害，稻葉子一疙瘩一疙瘩鏽著色，忙著三天兩夜挑料蟲。從田這頭到田那頭走一趟，料蟲能挑少半筐，倒在坑裡用木杵砸，而腿上都趴了螞蟥。螞蟥往肉裡鑽，捏不出來，血就順腿流，過路人說：拍，一拍它才肯出來！拍了三下，螞蟥掉下來了，那人說：看把莊稼做成啥了！順順覺得下煤窯沒掙下錢，莊稼也荒了，讓人笑話，就發誓要好好推銷煤。

縣城裡各個單位都有著鍋爐，一到冬天居民家裡又燒爐子取暖，順順就挨家挨戶給人說好話。頭一兩個月自己單獨騎自行車，早去晚歸，後來叫上立本的一個老叔一塊去。老叔胖，坐在自行車後座上，順順便騎得一身的水，還和人撞過三次，把老叔跌下來，斷了一顆牙。順順承諾將來要給老叔補個金牙，每次到了縣城東門外，老叔跑北城片，順順就跑南城片，在一棵柳樹後把舊襖脫下，換上一件紅底碎花衫子。她喜歡這件衫子，換上了要對著城河水照幾回。

在單位裡和人家談價錢，往往談到最後了，人家就提出要回扣。回扣有五百元的，有一千元的，順順老是心疼，後來靈醒了，再不給現金，運去十噸煤，打的條子上卻寫上十三噸。但是，卸煤時，燒鍋爐的要讓她請吃飯，飯就不請了，把飯錢給塞兜，還搭一包紙煙，她幫著一塊卸。燒鍋爐的時不時拿眼光在順順身上蹭，說：聽說在窯裡挖一年煤要尿三年的黑水？順順說：你唾唾沫，唾沫也是黑的嘛。兩人都笑，說咱們這是幹啥哩，老鴉還嫌豬黑？

推銷得好，順順五天或七天到了到窯上領推銷款，晚上就不走，要盡女人的責任，但立本總是下了班就去喝酒。等到醉得搖搖晃晃回來了，立本很張狂，把一摺子錢往順順面前一甩，說：給！媽的x。順順笑著，也就從懷裡掏出錢來，她的錢袋子比立本的錢袋子厚。

撐船的老笨入秋後就一直喊脊背疼，喜歡搭船的人拿鞋底給他拍。去看醫生，醫生說是受了潮，要求每天去鎮衛生院刮一次痧。兒子用自行車帶他去了一次，說：不就是用牛骨板在身上刮嘛，你把錢給我，我夜夜給你刮。老笨哼了哼，趕緊把帽子按了按，帽殼裡有著一百元的票子。

三十年前，老笨剛開始撐船，河裡漲水，一條鯰魚跳到船上，捉住了提回家，老婆正好給他生下個兒子，他就給兒子起名魚，宋魚。這宋魚長大了，去城裡幹過傳銷，傳銷被政府取締了才回村種莊稼，莊稼種得不好，卻染上了賭博。曾經鑽進包穀地裡和人擲色子，擲了三天三夜，鬍子長出一指長，從此就留個小鬍子。

老笨說：你三更半夜不沾家，你給我刮？

宋魚聽了爹的話，故意把自行車往一個小石頭上騎，差點把老笨顛下去。騎到一個小商店門口了，卻進去買了個木撓撓，木撓撓是專門搔癢的，河南人都叫它是：孝順。宋魚說：我不沾家，它就替我嘛。

老笨說：兒呀，你這麼浪蕩著咋行？你也去河北下下窯嘛。

宋魚說：我去下窯？當兵的是死了沒埋的人，挖煤的是埋了沒死的人！

後來宋魚賭得大了，面前放一袋子錢，和人坐在公路邊上猜車號的尾數是單還是雙，誰猜對了就把錢袋子提走。宋魚輸過，也贏過，幸運的是多贏了幾次，就買了輛摩托，整天放著響屁地跑，還在後座上馱了女孩子，女孩子的裙子被風一吹，腿像兩個白蘿蔔。

縣城裡人常有開了車來遊玩的，要看倒流河的水是怎麼倒流的，還要看河南的老房子。別的地方建房三十年木頭就壞了，土牆也坍了，河南的房子磚砌皮，裡邊的土心也是浸了米漿捶打的，百十年的民居在，而且明代的龍王廟在，清代的魁星閣在，還有一個木刻磚雕的老戲樓子。這天，就有個人停了車，端了照相機四處拍，拍到一座房子，這房子雖也磚砌皮，卻椽頭腐了，簷角垮了，屋頂上苦了塑膠布，拿石頭壓著還呼啦啦響。對著門樓拍那匾額“積善流光”四個字，門道裡臥了一條狗，鬻了魷子，沒有肉。又轉到屋的山牆後，那裡搭了一間土屋，裡邊站著一頭牛。牛體瘦毛紅，腳下墊著的土和草料被糞尿攪和成了稀泥，蒼蠅亂飛，臭氣烘烘。拍照的說：這牛若是人變的，那人是囚徒。宋魚就跑過來，喊：哎，幹啥的，幹啥？

這房子並不是老笨的家，但宋魚就是不讓拍。照相的不拍了，卻對著牛圈門口的一塊石頭說：這石頭是老石頭。宋魚說：二百年的捶布石！照相的喜歡捶布石平整光滑，更感歎它挨了多少棒槌擊打，就說：把這石頭給我吧。宋魚卻要錢，要了一百元，他吭哧吭哧把石頭抱上了汽車，狗卻汪汪地叫。照相的說：這錢應該給這家主人吧？宋魚說：走你的，狗說不了人話！

煤還是賣不動，而窯上事又不斷，許多煤窯就關停了，或者廉價轉售。從河北回河南的人多起來，或一臉灰黑，背著被褥卷兒，或拖家帶口的，男人在前面走，媳婦拉著孩子老擔

不上。老笨很忙，夜裡還得撐一次船。空中的月亮一團明光，船撐到河南岸了，最後下船的是個年輕女子，懷裡抱了個嬰兒。老笨知道在河北挖煤掙不下錢了，但卻躲過了計劃生育，說：這世道呀，娃都生娃了。年輕女子不愛聽，回過頭說：不生娃生老漢呀？戲得老笨半天緩不過氣來。

立本沒有回河南，卻謀劃著和另一個人要把溝岔底的小煤窯買下來。兩人回到河南來籌款，順順在新草帽上搓麻什給他們吃。順順的指頭嫩嘟嘟的，搓出的麻什像貓耳朵，那人說：手真好！順順側過頭了，無聲地笑。那人出了廚房，在院子裡給立本說：你娶了個好媳婦！順順想聽自己的男人怎麼說，立本卻只嘿嘿了一下。

立本把購窯的事說給順順，順順嚇了一跳，不敢同意，立本就反復給她講，現在的煤窯設備不行，又沒有木支護，所以老出事故。礦主只會罵人，不善經營，煤就賣不出去。趁著眼下煤價落到了底，咱買了肯定是好事，一時煤賣不動，總有能賣動的時候呀。如果咱命好，那挖的就是煤，是金，日進門金。順順說：那咱命就能好？立本說：我那個地方長著恁啊！順順想了想，說：我依你吧。就同意了。

決定了買煤窯，那人出五十萬，立本也要出五十萬，而立本總共積攢了十萬，還準備要翻修老屋的。立本去貸款，信用社不給貸，順順說：我給你過三十六吧。

三十六是男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歲數，河南的鄉俗就是擺宴席，親朋眾友來相賀。立本的生日原本在臘月，順順卻給他提前過，為的是能收一筆禮，還可以向親戚們借錢。但是，席桌上順順說了借錢的事，立本卻站了起來說：這不是借錢，是讓大家都入股哩，有十萬的人十萬，沒十萬的五萬八萬也行，我給經營著，明年就給你們分紅。立本還介紹了這個煤窯的情況，也講了它的光明前景，拍著脖子說要讓大家的錢雞生蛋，蛋生雞，不停地生下去。親戚們被他煽呼起來了，順順的二舅當下拿出五萬，說他要買水泥鋪院子呀，不鋪了。二舅一帶頭，大姨父應允了五萬，二姨父應允了五萬，大伯五萬，二伯四萬，三伯三萬，姑姑六萬，大舅四萬，三舅四萬，三個侄子各五萬，五個舅表姑表各四萬，六個侄女和外甥女各三萬。順順娘有個幹妹妹，其兒子和女婿來了，心也熱了，說：讓我們也沾個光嗎？立本說：你們也是親戚嘛，行呀。那兩人各應承了兩萬。

三天後，所有的錢都拿到了手，九十八萬，順順又賣了要翻修老屋的一副大樑擔，還有她的一雙銀鐲子，共兩萬整數。賬一筆一筆寫好，帳本裝在一個盒子裡，順順抱著盒子要放到屋樑上去，一隻老鼠在看她，又擔心老鼠會咬盒子，便把盒子用鐵絲吊在梁上，鐵絲上還加個舊電燈罩。天開始下雨，雨也關心著，敲得屋外樹葉子響。順順給立本說：這不老鼠爬不下來了！

有了自己的小煤窯，立本很辛苦，擴拓了坑道，加固了木支護，又新招了一批煤黑子，忙得小便都尿不淨，褲襠裡老是濕的。順順讓老叔繼續推銷，自己也在窯上忙活，他辦了一個大灶，媳婦們都不各自送飯了，省了的人手都運煤裝車。她不願意窯後的坡上只是野棉蒿，從河南挖了一桃樹栽在那裡，時常提了水去澆，希望能活。

桃樹真的活了，可順順一年下來，人瘦了一圈，再穿那件紅底碎花衫，又寬又長，衣不附體，風一吹，大家都說：你要上天呀！

夜裡回到出租屋，立本當然還要做那事，順順心裡不要，把身子給他，但黑暗裡睜大了眼，要聽著遠處有沒有狗咬，炕臺上的電話會不會突然響起，提心吊膽著窯上出事。

月底發工資，還放一天假，煤黑子們都去喝酒了，順順領著一夥媳婦去坡上捨地軟，嚷嚷著回去包餃子捏饅飽。等著大家都下坡了，順順坐在那裡看桃樹，幾日不來，春便老了，桃花落了一地。

不覺得就春節了，回到河南，立本說：初五把親戚都召來吃頓飯吧。所有出過錢的親戚都來了，口口聲聲叫著立本是老闆，盼望老闆分紅呀。飯菜吃了一半，立本給各位敬酒，卻說這一年窯上的煤依然賣不動，還傷了三個人，雖生命都保住，可住院和補償就花去了二十三萬，總之，是賠了。大家面面相覷，就往順順臉上瞅，順順臉也茫然，立本又說了：做生意就是有風險嘛，既然賠了，如果各位還要把這個窯維持住，就等待以後的大分紅，那就需要各家再繳三萬。三舅說：賠得血本都沒了，還敢再繳！立本說：都是親戚嘛，不願意我也不強迫，那就繳了，也就沒股了。

順順不知道該說些什麼，但她得依著立本。親戚們七嘴八舌議論了半天，都是不再繳錢了，怨恨自己當初發財心切，不該聽立本的話，他只是個煤黑子，哪裡是當老闆的料呢？飯沒吃畢，屁股一擰都出門走了。

順順的娘家人再不和順順往來，順順的眼淚流到了正月十五。

正月十六，村長得了孫子要過滿月，宋魚張羅著通知來客。十五的晌午他就站在村前公路上見人便說：村長給孫子過滿月呀，讓請你哩！被擋住的人說：哦，那就去隨禮嘛。也有不說去也不說不去的，卻問：把你積存的，是不是村長讓你承包修水渠上的那個涵洞呀？宋魚說：我不賺那小錢。那人說：那你給人家的孫子出過力？宋魚說：他那兒媳婦……我口沒那麼粗吧？嘻嘻地笑。

宋魚騎了摩托再往另一個路口去，路上就有人 and 牛擋了路，中間是一個老漢，兩邊各一頭孺牛，悠閒緩慢地走。宋魚鳴喇叭，那老漢沒反應，左邊的牛卻立刻走向了右邊，宋魚騎過去了罵：你不知個牛，牛都知道靠右行哩！

順順剛好過來，說：他是個鬻子，你罵他哩？宋魚見是順順，也通知了順順，說：你一定得去的。順順說：那為啥哩？我和他不是本家子。宋魚說：他是村長呀，你和立本樹梢子在河北，樹根子在河南呀！順順回來給立本說去呀不去，立本不去，說：禮錢咱能賺回來？順順明白立本在吃醋，把頭低了沒再多說。但第二天，她還是一個人帶了禮去了村長家，把人家的小孫子抱著喜歡了半天。

村裡過紅白事，是鄉里鄉親維持關係的平臺，都去幫忙呀，上禮呀，即使有小怨小仇的也去示個好，隔隙也可修復。而村長這村人去的多半，仍有小半沒去，村長臉上掛不住，問宋魚：你咋通知的？宋魚說：我再去喊。

宋魚又站在門外十字路口喊人，有幾戶來了卻來的不是大人，是孩子，還有來的人把禮錢一上又順門要走了。宋魚說：走呀？走的人說：禮上了。宋魚說：那得吃飯呀！走的人說：為啥不吃，叫他想去！

入了夏，河南的樹蔭把村都罩了，夜夜蟬聲嘶叫，蛙聲如雷，河北的？梁上草長不到半尺高，牛虻卻多得像蒼蠅，攆著人隔衣服腫。

窯上的生意不好也不差，收入盤點後，合夥人提出再買一個窯，立本又和順順商量，順順這回是堅決反對，因為不可能再籌到錢了。立本說：咱賣老屋房，把房賣了。立本是人贅到順順家的，順順說了狠話：那是我爹我娘給我留的，你別打它主意！結果合夥人拿了他的紅，又抽走了當初買窯的一半錢，自己單獨去幹了。

大部分的錢都被抽走，煤黑子的工資發不了，原本關係還和和氣氣的，這下子紅脖子漲臉，鬧僵了，有人竟把三十個安全帽偷走了。順順得知那是鄰村的，並且回了河南，也就撞了去要。那人說：這不是偷，是頂賬的。順順說：兄弟，我用別的給你頂賬，你把帽子還我，下窯沒帽子你這不是卡我脖子嗎？帶那人到了老屋，指著那個五格子板櫃，讓抬走了。板櫃一抬走，順順趴在地上給她爹她娘磕頭，爹娘下世早，只有照片掛在牆上，她就嗚嗚地哭。

把安全帽裝了兩麻袋，一袋先背著走一段路，放下來，又反身去背另一個麻袋，黑水汗流地背到老笨的船上了，頭上的髮卡不知道遺在了哪裡，頭髮撲撒了半臉。老笨說：哎哟，現在興減肥哩，順順你減得有效果。順順說：你是說我黑瘦得沒人樣了？她不敢坐到船頭去，害怕水裡照出影子。

僅僅是過了四個月，誰也沒想到，窯上的煤突然賣得快了，而且價格越來越高，已經用不著去推銷了，拉煤車在每一個窯前都排隊，還是現金交易，來人提著一口袋一口袋的錢。

立本覺得奇怪，順順更是呆了，晚上關了門，兩個人在炕上數錢，手指頭把嘴裡的唾沫都蘸幹了，還沒數完。順順說：這不是在夢裡吧？立本說：我擰擰你的臉。擰了一把，擰得重，順順疼得哎哟了一聲，立本就撲過去壓她，順順要把錢收抬了再說，他說就在錢上，錢欺負了他半輩子，他也該給錢點顏色。那幾天順順還真來了那個，好多錢就成了紅錢。

河北的羊多，鎮街上有家花盆羊肉店，立本一定要帶著順順去吃一頓。路上順順說有人看他們的眼神邪邪的，是不是要劫劫？立本說：走你的路，越緊張賊越看出咱有錢了。順順又操心家裡的錢全放在坑洞裡安全嗎，立本不理她了，解開外套扣子，說：咋這陣熱的！順順嘲笑，但她沒笑，心裡說：錢燒的來唄。進了一家店，要的是包間，包間裡沒窗子，燈不甚亮，屋頂棚還黑乎乎的。立本喊：來個婦女！店主跑來了很疑惑，立本說：端盤子的女服務員呢，把燈泡換個瓦數大的嘛！店主說：應該是叫小姐。吃了一半，立本在湯裡發現了一隻蒼蠅，責問小姐湯裡怎麼能有蒼蠅，小姐說整天殺羊埋還能沒蒼蠅？順順這才發現燈泡吊繩上爬滿了蒼蠅，而頂棚上也是蒼蠅趴得多了才黑的。

這頓飯沒有吃好，但是包間是木板隔的，隔板那邊的包間裡也有人吃飯，在說著國家改革的事。他們說南方改革的力度大呀，一個鎮的財政收入抵過了西北地方一個縣的財政收入。還說，現在中央政府的經濟政策向西北傾斜了，給的大型基礎建設項目多了幾倍，一起上馬，咱這裡要振興呀。順順不懂得振興，卻明白振興了才使窯上的煤賣得快嘛！

立本突然大罵以前的合夥人。

順順說：煤能賣了，可惜他走了。

立本說：他舅在縣上是幹部，他肯定是早知道國家的政策了才鬧著要分手的。你知道不，他新買了三個窯。

立本開始恨順順當時不讓再買窯，順順也後悔，可誰能長前後眼呢？慶慶的畢竟還有著這個窯，夠了，這就夠了嘛。立本說：狗啥呀，風來了就要多揚幾木？啊！他警告著順順：以後有決策的事，要聽他的！

於是，立本謀劃著再買幾個窯，可跑了幾個地方，窯都漲了價，是以前的五倍，而且第一次去問一個窯五百萬，過了幾天，又成了八百萬。等到下了決心再去買吧，已經是一千二百萬了。立本當然掏不起這麼多錢，回來就喝酒，發酒瘋，順順勸他，他踢凳子，把凳子腿都踢斷了。

順順說：你瘋啦？

立本說：煤瘋啦，河北瘋啦！

河南的人又多往河北跑，跑得像一窩蜂。老笨撐船的次數比往常多了五趟，就讓宋魚在岸邊搭了個茅屋，把被褥拿來，也支了鍋灶，基本上就不回家了。宋魚十天半月來送一次米麵和蔬菜。但來一次，老笨的錢就少了些，他不清楚兒子怎麼就知道他把錢一卷一卷塞在那些破鞋窠裡，鞋又是藏在床角的麥草裡。他和兒子嚷，宋魚說：你要那麼多錢幹啥，我是你兒哩，你不給你兒花？